

# DIALOG BAHASA TUBUH DALAM/ LUAR PANDEMIK



*Trans/Voices Project 2.0*——與移工共寫／創計畫

專文

疫情下的身體敘事與對話現場——藍雨楨

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 
109年度國際交流超疫計畫（第二次）  
成果報告  
團隊成員：藍雨楨、吳庭寬、宋家瑜  
執行期間：2021.12.1-2021.5.31

## 疫情下的身體敘事與對話現場

撰稿／藍雨楨

「現在，把速度放慢一點，再慢一點，更慢一點...但記住！你不是真正靜止，你的身體還在動，還在呼吸.....。」今年2月，小劇場空間正在進行一堂舞蹈工作坊，在無比安靜的時刻，我們的身體以不同姿態緩慢流動，時間消融在空氣中，我幾乎聽得見身旁的人的呼吸聲，眼前男男女女，陌生的輪廓與身形，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語言與口音，這是一個充滿不同身體感知與文化的集合現場，現場的多數參與者不是台灣人，而是特地利用難得的珍貴休假，前來參與的印尼移工，「我們」在此的相遇並不尋常。



▲ 舞動工作坊，於窮劇場壹玖空間。

《疫情內/外的身體敘事》（DIALOG BAHASA TUBUH dalam/luar PANDEMIK），是一系列專門為外籍移工打造的藝文創作工作坊，由trans/voices 2.0的夥伴發想與帶領，我們邀請了幾位引導者來共同設計課程內容，每一堂都試著找出一種藝術性的美學方法：詩歌創作、身體劇場、舞蹈肢體、鄉野故事以及人權地景走讀等多元的型態，邀請台灣各地喜愛創作、展演的移工免費參與，工作坊目的並非為了產出作品，而是在過程中的集體實驗與探

索，成為參與式的田野現場，一起探索不同形式的敘事表達與潛能，我們圍繞的一個關鍵字，就是「Covid-19」。

在疫情襲捲全球的2020末至2021年初，我們因疫情延宕已久的工作坊從屏東開始啟動，那時的台灣依舊平靜，我們好奇的是，對島嶼上超過70萬個落地的異鄉人，他們所經歷的生活，是否又是另一個平行時空呢？這群在台灣的跨國勞動者，他們的身體會告訴我們什麼故事呢？

### 誰的舞蹈？談身體內建的文化親密感

Melati說，「我想召喚的，是每個人身體最親密（*akrab*）的那個姿態或動作。」

在星期日的下午，小劇場的木地板空間，十來人圍成一圈，出身爪哇宮廷舞舞者，也是移工舞蹈研究者的Melati，先請我們自我介紹，從哪裡來？住在哪裡？為什麼想來參加？現場有從事業餘舞蹈演出的移工朋友、來自龍目島的廠工、爪哇鄉村的看護媽媽、一對來自東爪哇，穿著相似服裝與髮型的同性伴侶，還有少數聞風前來的台灣藝術圈朋友，很多人原先並不互相認識，純粹是看到了轉發海報就決定前來參與。



「你從哪裡來？」（*kamu dari mana?*）這句印尼的日常招呼語，暗示了印尼這個容納三百多個族群和方言的千島之國，人人都有相當不同的文化背景，Melati將此連結到身體，她說：「每個人的身體都鑲嵌著不同的文化路徑與生命經驗，行走坐臥的每分每秒，都在透露著關於你是誰，你與身體的關係。」而她的目的很簡單，先認識

自己的身體，無論是移工或藝術家，都必須回歸原初，認識自己的身體，才能明瞭自己的行動，為何而動，如何去動？

暖身後，我們觀察呼吸，透過簡單的指引，練習與自己的身體獨舞，一開始是自由舞動、快，還要快，更快，然後忽然慢，還要慢，更慢，慢到幾乎靜止，慢到原本熟悉的身體變得陌生奇異，Melati說，這是一個汲取自爪哇宮廷舞蹈哲學的「察覺」（*kesadaran*）練習，透過呼吸，暫時停止身體的慣習，這Melati事後談論從小練舞到大的日常練習，就是察覺，緩慢的意義在於讓所有身體的習性，被逐一察覺、剝落，而我練習的感想是，無論何種身份，在動作中都暫時脫掉了各種標籤與包袱，重新成為一個完整的身體。

而最有趣的部分是，Melati引導眾人從一個自己喜歡，自由即興的「動作」出發，去創造拼貼自己的「舞」（*tarian*）。如果說前一階段是要剝除身體的外在迷障與積累習性，重新歸零，回到本我，這個階段正好相反，每個人在短短幾分鐘內，花招百出，現場氣氛瞬間從平靜轉為高漲。「這個時刻，可以發現自己身體最親密的動作是什麼，你可以觀察到這如何反映了我們各自的文化背景」，根據我自己的觀察，台灣人動作大多比較害羞，移工的身體柔軟放鬆不少，且看得出來更享受其中，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帥氣的短髮爪哇女孩，漂金的瀏海和龐克風T-shirt配牛仔褲，手拿紅絲巾，轉手扭腰，骨盆蹲低，重心貼地曲折前行，眼神左右回看，便是一個迷人的爪哇身體。然而，Melati告訴我，這些來自爪哇島鄉村的男孩女孩，他們未必人人學過舞，也很少有人受到專業訓練，但傳統舞蹈、音樂與劇場，是他們從小看到大，村頭巷尾的日常風景，節慶和婚喪喜慶都會上演，浸潤在這樣的傳統中，身體自然是更為解放的。



▲ 舞動劇場工作坊，參與者的即興舞蹈表演。

Melati以自己長期在台北車站田野，觀察移工舞者與社群的心得和我分享，其實這些愛跳舞蹈的移工們，很多人在家鄉是從未觀賞過他們所表演的傳統舞蹈，她一開始看到台灣的移工舞蹈感到十分困惑，當她和跳舞的移工姐妹們越走越近，才發現，這些舞蹈都是來自Youtube上流行的傳統舞，她們根據自己的喜好和品味，一起討論、編舞、修改、最後拼貼成喜歡的樣貌，從服裝、音樂到舞步，她笑說：充滿了隨機性！但這就是移工展演中最有創意和活力的地方，「他們不是在模仿與展演傳統，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創造自己的文化。」

在台灣人眼中，印尼移工展演的「傳統」元素——不管那種傳統來自風土日常，或是國族展演的拼貼與再發明，或是融合了自己喜歡或時代流行的舞蹈音樂風格，如拉丁美洲、嘻哈、日韓、武術動作，如同Melati說的，我們所展演的，是自己身體曾經移動路徑，甚至是高強度勞動後的痕跡，以及尋求解放的慾望。

「要是我真的教傳統爪哇舞，大家會逃跑吧！」Melati說完後大笑，「認識自己的身體是一輩子的功課，去察覺自己的呼吸、行動，然後用自己的身體去表達感受」，每當有移工詢問她跳舞的專業意見時，她總是說，按你自己喜歡的方式跳就可以了！重要的是享受其中。

### 疫情下的身體敘事

在全球疫情蔓延下，台灣平行世界般的防疫神話與日常生活，很少人發現，隱藏在這風平浪靜背後，有一群回不了家的人。在1月的身體劇場工作坊，trans/voices 2.0邀請到台灣應



▲ 身體劇場工作坊，於C-lab空間。

用劇場發展中心的負責人，長年耕耘社區劇場的資深民眾劇場工作者賴淑雅，她所帶領的身體劇場工作坊，從笑聲開始，卻在眼淚中結束。

一開始如何著手設計這三小時專門給移工的劇場工作坊？近年曾與菲律賓、印尼移民工以劇場方法培力，製作《窮人的呼聲》、《尋找露西亞》兩部以移民工為主題的戲劇作品的淑雅，根據過去的經驗提出，移工劇場往往必須跨越語言、文化、社會性的限制（例如移工休假時間很少，配合雇主調動時間等），要一起玩劇場並不容易，移工也可能不太熟悉劇場語言，或不習慣用身體表達，所以她先設計了一個肢體開發、團體動力的活動，讓眾人先破冰暖身，也讓彼此互不認識的成員，先建立出基本的信任感和安全感。

「作為一個引導者的策略是，你自己也要成為player，投入其中，你也很enjoy才會感染給其他成員，我記得我很有意識地做一件事情，我會問大家，你們覺得這樣OK嗎？」當時，淑雅請大家各自說出自己的名字，一邊做一個屬於自己的動作，其他人也要一起模仿學習，當她這樣詢問的時候，眾人的反應很有趣，慢慢開始有人會鬧著玩，故意回答：不OK，nonono，這點讓淑雅印象深刻，這代表整個團體的動力和信任感很快地凝聚起來。

當時機成熟，淑雅開始引導劇場走向疫情的主題，她用的方法是「雕塑劇場」，這是源自巴西被壓迫者劇場（Theatre of the Oppressed）的方法之一，透過用身體姿態去雕塑特定的人事物、空間乃至於一個情境，透過身體去表達感受。「雕塑就是不能動，不能講話，對於



▲ 雕塑劇場中眾人用身體模仿特定物件。

不擅長用語言或不想說太多的人，這個方法比較有安全感，通常做雕塑劇場時，是不會有標準答案的，每個人看不同的雕塑，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讀，回應者也有安全感。」雕塑劇場打破眾人語言的藩籬，我們從幾個物件開始，接下來分組集體去雕塑出「疫情」的感受。

當指令一下，原本歡樂、親密的氣氛忽然驟變，眾人或坐或躺，一臉憂愁，有人一邊在身體雕塑的過程中，眼淚已經在眼眶中打轉，彷彿是壓抑已久的情緒瞬間洩洪，每個人都有很多故事下說出口。當淑雅輕輕拍每個人的肩膀，請他們把那當下的感受說出來，每個人都進入了面對疫情長達一年多的狀態，開始侃侃而談，這一切遠遠超乎原本的劇場課程設計，「我沒有設想他們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說這麼多，說這麼深，我就覺得我們的劇場工作應該先暫停，我選擇最慢的方式，就是停下來，讓學員把情緒走完。」

許多移工開始傾訴在疫情下親身經歷的遭遇，家庭看護Ita的雇主阿公，在疫情爆發初期，因疑似染疫被送進醫院隔離，她擔心阿公孤獨一人，願意冒著風險進入病房隔離了好幾天，從鬼門關走了一回。看護Dwi分享她五歲的小侄子和新住民母親從印尼返台後，被單獨隔離在房間中整整兩週，無法見到父母家人的孤單心情，孩子常常哭泣，一整天抓著手機不放，只能透過視訊和家人保持聯繫，也有很多移工很久無法返家，擔心一回家若有變數，無法再次到台灣工作，而經濟陷入困頓的家人如今更仰賴這份收入，一方面又擔心親人朋友染疫，也有移工面臨社會的歧視眼光，疫情爆發的幾個月，在原本休假已經有限的狀況下，他們幾乎像是被監禁一樣足不出戶，求助無門。



▲ 雕塑劇場中，參與者用身體表達疫情下的狀態。

在傾訴創傷之後，如果說，劇場作為一種方法，能夠帶我們走到哪裡呢？

淑雅說，最後通常會引導大家進入「討論」的階段，當我們聽到述說者的感受之後，例如，我們聽到了一個移工看護在疫情下感受到的孤獨、壓力、擔憂，全部的人面對著這個人，一起把自己聽到的感覺雕塑出來，把自己的身體雕塑當成一個禮物送給他，述說者也可以和雕塑互相對話，「我會問，這個是你的感受嗎？如果是你，會想要跟著個感受說話嗎？敘事者可以透過這個過程，重新審視，跳出自己的情緒，理解到這不只是個人的悲慘的處境，雖然這是你的感受，但不只是你的，這是集體的課題。」

劇場不只是表達，更是用集體的力量，來面對、思考與回應被壓迫的狀態，無論那是勞動傷害、疫情肆虐或是社會的結構性困境，工作坊的結尾，由於時間以及語言的關係，我們沒有完成充分的討論，但眾人仍在過程中，相互傾聽、理解，支持彼此的情緒。

如今，台灣也進入了疫情嚴峻的考驗時期，在工作坊結束許久之後，我問淑雅，如果人和人的接觸與連結仍是不可或缺的，作為一個劇場工作者，要怎麼面對這個挑戰？淑雅描述著許多國外的經驗，很多藝術家、劇場人，早在這一年多發展出多元的線上劇場工作方法，如今的台灣才正要面臨這個挑戰，但是危機或許也是轉機。

我不禁想著，在工作坊的經驗中，我們同樣要克服移工放假時間不一樣、流動性高、時間難以配合的諸多問題，或許，早在疫情爆發之前，他們早已身處在半隔離狀態，失去自由是他們的日常。他們年復一年，遠距離和另一個國度的親人朋友維繫脆弱而珍貴的情感，用手機在無法外出的時刻與朋友直播聊天、做菜或、編舞或自彈自唱，或是用手機寫下短篇小說和日記，他們早已運用科技在辦隔離的狀態下，發展出自己的一套生存策略，來克服台灣社會中充滿隱形障礙的處境，早在疫情來襲之前，他們的生活便是一場與隔離、限制和自由奮戰的過程。